



师傅在授业解惑(王 强 摄)

师徒

当有实习生、见习生到来,我也会手把手教他们怎么抽血,也会撸起袖子,亲身示范,做第一个教他们抽血的老师。我想,或者他们的心中也开始默念我为小师傅了,这样的感觉还真是不错。

熊哥,我的 小师傅

■潘 华

以前我一直想不明白,老师和师傅的区别。老师教的,师傅也教,老师可以是男老师也可以是女老师,师傅也可以是男师傅、女师傅。老师教的时间长?师傅可以更长。现在,就是今日今时,我突然领悟到,师傅总是比老师少;人的一生可以遇到很多老师,但是能喊师傅的能有几个?对师傅的感情可能更深厚些,才喊得出“师傅”两个字,往往那个倾囊相授的人,你才情不自禁地、毫无保留地、发自内心的喊一声“师傅”。而我,此时此刻,在这出太阳下雨的清晨,想起了我工作中的第一个师傅,熊哥。

熊哥是我大一暑假去平湖市中医院检验科见习的时候相识的。2003年的夏天,也是这样的日子,我以为刚刚读好大一,什么都还不会,估计也没人教我,也教不会什么的。结果因为熊哥却成就了 my收获满满的一个夏天。

第一天来到检验科,大一新生的我稚气未脱,第一年参加工作的熊哥未脱稚气,经主任安排,熊哥成了我的第一个带教老师,于是我从此口头喊他熊哥,心中默念小师傅。熊哥做事认真仔细,干活井井有条。第一天就带我参观检验科,认知检验科的操作流程,各个岗位的分工,并把科室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介绍我认识,使我第一天就在科室里熟络起来。然后分配我整理分炼化验单的工作,什么医生什么科室,一一归纳整理好,化验单送过去,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多中医院的医生名字。我以为见习日子就是这样平淡地过着,没想到在认识熊哥的第三天,他突然跟我说:“你可以跟我学抽血了。”我完全吓傻了,忙说不敢。熊哥撸起袖子对旁边笑得开心的小燕子姐姐使了个眼神,于是熊哥就亲身示范,燕子姐教我怎么绑扎脉带,怎么消毒,怎么进针,怎么松绑,怎么把血放回试管,两个人谈笑间,让我见识了一针见血,突然对检验这个工作,我的眼睛里有光了。然后在2003年的暑假,我出现在了中医院检验科的抽血窗口,难以忘记第一次扎针的紧张,一针见血后的惊喜,惊喜到没有松扎脉带就拔出了针头。

如今,我这个当年熊哥的小徒弟,也早已是工作十几个年头的老员工了,每当有实习生、见习生到来,我也会手把手教他们怎么抽血,也会撸起袖子,亲身示范,做第一个教他们抽血的老师。我想,或者他们的心中也开始默念我为小师傅了,这样的感觉还真是不错。

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,就永远不会熄灭,无论今后的工作中是否依旧有他这位良师益友相伴,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的使命感始终在心间。

师傅是一盏明灯

■钱澄蓉

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。每一个新人入行,都需要一个人引领其熟悉这个行业、了解这个工作,而师傅的倾囊相授值得每一个人怀念铭记并感恩。犯错误时,认真教导的是师傅;遇难题时,细心讲解的是师傅,一个成熟的工作者,他的身上总有其处事的影子。

2014年,我从消防部门的文职工作“转战”记者行业,换工作前,也曾经内心诸多挣扎,不知道记者这个工作的模式,更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这份新工作,而在这个时候,当时已经在报社工作了多年的老记者栋哥找到了我,并且鼓励我勇敢跨入这个新行业,而后来栋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的师傅。

还记得入职第一天,我就接到了一个采访任务,负责采写一篇组合稿中的一个部分。“新手上路”总是不怎么顺利,当晚8点,当稿件的另两个部分已经顺利通过后,我负责的部分总是通不过,编辑反复提了一些修改意见,可我却怎么也改不到点上去。稿件一直改到晚上9点,看着整个楼道里灯火通明,编辑老师、校对老师、网络编辑以及涉及稿件的其他记者都等在岗位上,等待我的稿件最后定稿,才能下班。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的我已经有些慌神了,此时栋哥把我喊到他的座位旁,亲自动手帮我改稿件,随着文字一句句地改动,他耐心地告诉我如何将编辑们所提要求结合进文章里去,将新闻现场展现得更清晰。

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对记者这个行业有些畏惧感,而为了几百个字的稿件内容,整层楼加班加点的工作样子也让我动容,那天让我感受到了新闻工作的严谨与不容懈怠。

随后的几年里,我还跟着栋哥下农村、进工厂;冒着酷暑体验烈日下的工作岗位、在冬季采访严寒中坚守的工作者;奔走在新闻一线战台风、保春运、跑突发;不断挖掘身边正能量、用笔尖点赞真善美;用赤诚的文字唤起社会的关注,让更多力量帮助有需要的人……刚入行的那一年,栋哥以一个“前辈”的身份,将作为记者的这份勤勉、热忱装进了我心里,也将作为记者的责任感、使命感放到了我的肩上。

入行7年多,我俨然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记者,在别人眼中爽朗、果决,有敏锐的新闻眼,而在记者行当中我脑中的智慧、胸中的热血、行为的准则皆有师傅的影子,栋哥犹如一盏明灯。西游记中孙悟空学艺有成下山之前,师父菩提祖师给他的临别寄语:“日后你惹出祸来,不把为师说出来就行了。”几年前,栋哥离职,他也开玩笑地说了类似的话。然而我却想说,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,就永远不会熄灭,无论今后的工作中是否依旧有他这位良师益友相伴,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的使命感始终在心间。

自古从业者,尊师重道,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。吾荣师傅常说,欲要房子造得“板扎”,首先你得品行端正,心术不正难成正果。文魁师傅也说,长木匠、短泥匠,指的就是谦虚谨慎。

师徒有其“名”

■倪俊龙

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”。我这一生,虽不从“匠”,却有许多“师”者。

我同一村落有个姓王的木匠“吾荣”师傅,比我大二十来岁,他老爸是个“之乎者也”的“老私塾”,人人尊称他为“六先生”。我爸也是凭着小时候在他那读的四百个“方块字”,当了农村生产队基层干部,所以我们两家关系特好。

吾荣师傅很早就在新仓的农机厂工作,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回乡务农。“文革”期间又调到黄姑的农机厂工作。

1966年,我在平湖县第六初级

中学(简称“平湖六中”,后改称“黄姑中学”)求学一年,之后遇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学校停课,我就打起背包回到老家务农。务农三年后,个子长高了,皮肤也晒黑了,人也机灵了,加上喜欢看书,吾荣师傅一看到我,也很是喜欢,就和我父母商量,让我跟着他学木匠。当时学手艺是很时髦的,木匠又比泥瓦匠好,特别是在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时期,手艺人称之为“吃百家饭”“三餐换鲜鲜”。我爸妈对我说,吾荣师傅长相虽然严厉,其实是很慈祥的,你跟着他学手艺,不会吃亏的。

当时的我,不知道为什么,对

学手艺提不起一点兴趣来,学一门手艺,将决定我一生命运,我更加谨慎,觉得我命不该如此。经过几个回合后,吾荣师傅不失落又不无黯然地说:“俊龙不能成为我的徒弟,我决计十年不收学徒!”

我和吾荣师傅虽然不能成为师徒关系,但他一直没有嫌弃我,时刻关心着我的成长,当1979年冬,我即将去公社文化站工作时,他把这个喜讯第一个告诉我。

其实,我对手工艺,特别对木工还是情有独钟的。我拜能者为师,其中就有吾荣师傅、木匠水观师傅和泥匠文魁师傅等。还偷偷买来《木工》科教书,又买了很多

锯、刨、凿、墨斗等木工工具,吾荣师傅、水观师傅也给了我很多工具,我在农闲季节或忙里偷闲,逍遥自得玩玩手艺过过瘾,自制脸盆架、小圆桌什么的,忙得不亦乐乎。

自古从业者,尊师重道,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。吾荣师傅常说,欲要房子造得“板扎”,首先你得品行端正,心术不正难成正果。文魁师傅也说,长木匠、短泥匠,指的就是谦虚谨慎。刚学三年能独步天下,再学三年寸步难行。所以手艺人特别尊重师傅,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,能为师傅两肋插刀在所不惜。

感恩我的师傅们给予我业务上的指导、心灵上的关怀、精神上的鼓舞,我也将始终铭记师傅们的谆谆教诲,以一名教育人应有的姿态去对待教育,对待生活,对待每一天。

不负师恩 不负教育

■王 晓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遥想十年前还是象牙塔里的学生,而今的我踏上教师岗位足有九年。茫茫然之间,我回想起我的恩师们,遥想起一幕幕往事和谆谆教诲。

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,每一任曾经指点过我、教育过我的老师都深藏在我心头,无论他们年华几何,始终是青春的模样。当我踏上教师岗位时,也有那么几个被我称之为“师傅”的、最可爱的人。也正是他们,才能让我这个站在岸上观望的新兵蛋子迅速融入教育者的队伍里,直到站稳讲台。一路上,我清晰记得他们对我的耐心指点与关心守候,以及最真诚的期待。

初入教坛的那一年,学校照例给新教师安排了一对一的师傅。我的师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,她姓徐,彼时是二年级语文教研组长,教学经验丰富,为人和蔼,深得学生的喜爱。就这样,我开启了向徐老师学习讨教的暖

心日子。那阵子,我的心是忐忑的,不论是出于对教学实战的紧张,还是对自身业务水平的担忧。不久,徐老师便看出了我的焦虑,主动邀请我观摩她的课堂。一来二去,在徐老师的课堂上,我关注到了她与孩子们的互动状态,学到了解剖教学难点的技巧,懂得了教与学的平衡。除了教学上的引领,徐老师还主动指导我进行论文的写作,点拨我聚焦教学中的真实问题。平时,师傅还会记得带上我参与办公室的户外活动,清一色女教师里,我俨然成了被关心爱护的对象——时常亲切地称呼我为“阿弟”。

岁月滚滚,我深知“青衿之志,履践致远”的道理。在徐老师的指点下,我很快掌握了教学之道,顺利入门。为此,我将所学所悟所思倾心注入每一天的工作中,力求知行合一,并一次次收获成功的喜悦。

第二年,学校调整了我的教学年级,顺理成章地给我安排了长期任教小学高段的吴老师和谢

老师担任我的师傅。彼时,我不光担任教学工作,也担任班主任这一管理工作。因而吴老师是我的教学师傅,谢老师是我的管理师傅。幽默风趣的吴老师一改平日的形象,在我进入高段教学的第一时间,就字正腔圆地给了我思想上的准备——高段的教学压力和低段的教学压力存在明显不同。为此,我就乖乖地跟着吴老师了解高段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的思路,在每一次询问与交流中增长自己的见识。一次次单元测试过后,我沮丧地发现平时按照师傅指点原原本本讲授的知识点,在自己班学生身上却是“千疮百孔”“不忍直视”。于是,我的管理师傅谢老师火急火燎登场,以解我燃眉之急。好的班级管理可以令学生的学习事半功倍,可见我的问题在于对学生的管理动手,他几乎没有要我帮忙,便用熟练的话吓得我心里一紧,我原本以为这次只是让我看着学习,没想到直接让我上手。

“光看着有啥用,不动手永远学不会!”师傅似乎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我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我的手似乎都在发抖,心里更是不停打着鼓,

的班级,我的学生开始焕发活力,使我终于不再晃晃悠悠、战战兢兢。

随着工作经历的不断丰富,学校也已不再为我安排师傅,但我的这些师傅们依旧会关注我的成长,为我的每一次进步而喝彩。每当我我在市里获了奖,他们都会悄悄发个信息鼓舞我。一次在省里获奖后,我的师傅们更是跑到我面前,给予我更多肯定和鼓励。正是在我的可爱的师傅们的引领下,我愈加热爱学生、热爱教育,珍视每一天的工作,与老师们徜徉在充满挑战的教育征途上。

一日为师,终生为父。感恩我的师傅们给予我业务上的指导、心灵上的关怀、精神上的鼓舞,我也将始终铭记师傅们的谆谆教诲,以一名教育者应有的姿态去对待教育,对待生活,对待每一天。我想千言万语的感谢不是师傅们所希望的,唯有以奋斗的姿态、勇猛精进的态度去开垦教育的田园,才是我的师傅们所希望看到的,不负师恩、不负教育。

师傅一直都没变

■瞪瞪法医

初次见到师傅时我还是个钟埭派出所的见习警员,带着一名打架受伤的人前去他那里验伤。他身材魁梧,不苟言笑,眉宇间透露出一种正义感。那是我第一次去法医室,虽然心里知道自己今后将会在这里工作,但心里难免有些紧张。

还是他先认出了我,问我是不是今年新招录的法医,我点点头说是的。他瞬间变得亲热起来,说他知道今年有个新法医要来,不过被安排到所里见习了。“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?”他问我。我说具体时间还不确定,还在等安排。他显得有些失落。

验完伤,我便离开了。临走时,他说:“所里不忙的话常回来看看!”我应了一声。虽然是第一次来这里,却让我有种归属感。一年后,我结束了派出所的见习工作,回到了法医室。过去一年里,我鲜有机会

来这里,但当我再次踏入这里的门,那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在与师傅见过面之后,他开始带我熟悉法医室的工作,也把他工作以来收集的与法医有关的法律法规、工作规范、疑难案件,还有最近十来年的法医学术论文、最新的科研成果,一股脑儿全都发给了我,说,法医要学的东西可多了,慢慢学,不懂的我们一起探讨。

当然,他去出现场时,肯定会把我带上。他说他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来熟悉各项法医工作,两个月后开始独立值班,我对此如坐针毡。虽然大学学了这个专业,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实际工作与课本完全不可相提并论。我几乎觉得我上了个假大学,一到工作中就变得毫无头绪,一点也想不起来当初学了什么。于是我一边假装自己做起法医游刃有余,一边眼睁睁看着各种问题如枪林弹雨般接踵而至。师傅似乎看出

了我的苦恼,他总是让我慢一点,不用着急,然后在亲自演示过后再让我依样画葫芦。

一次比较重大的事故在我回到法医室的一个星期后突然发生,我的师傅拿我打趣,他说:“我工作十来年了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故,你一来就有,是让你好好学习啊。”由于法医人手本就不足,我便被赶鸭子上架般站在解剖台前。师傅先动手,他几乎没有要我帮忙,便用熟练的方法做好了第一部分的工作。我站在一旁观看,偶尔帮忙递个剪刀、取个检材,甚至手套都没有脏。“下一具你来!”我被师傅突如其来地话吓得心里一紧,我原本以为这次只是让我看着学习,没想到直接让我上手。

“光看着有啥用,不动手永远学不会!”师傅似乎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

我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我的手似乎都在发抖,心里更是不停打着鼓,

一边努力回忆师傅刚刚都做了些什么、怎么做的,一边对自己该往哪里下刀、用多大的力度下刀犹豫不决。

“这里,直接划下去,用点儿力!”师傅在一旁开口道。

在他说话之前,我甚至不敢看他一眼,但当他的话传到我耳朵里,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。于是,在师傅的指导下,我完成了入职法医后的第一具尸体解剖。虽然过程万分艰难,但师傅并没有失去耐心,他甚至连各种细节也没有放过,似乎要把自己身上所有的本事倾囊相授。

一个月后,我便被安排独立值班,当时我心里还是不停打退堂鼓,想要说明自己的本事还不足以单独撑起一个班。但在那次事故之后,师傅说我没问题,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。

事实上,让我单独值班只是把向师傅问问题从当面问变成了电话里问——那时候大概他手机里通话

记录最多的就是我。但我不得不感谢他,在教导时他循循善诱,该让我独自担当时他也懂得不能每个问题都自己顾全周到,而应当让我自己摸索前进。

我一直非常敬重专业素养精湛的人,我的师傅便是其中之一,而他的专业素养不仅仅体现在工作中。他用自己的专业识破过不少诡计、破获过不少案件,曾经在出现场路上帮助抢救过车祸受伤的人,也曾经踏寻千里,只为百姓的诉求与心中的正义。

这就是我的师傅,距离第一次相见已有十年,他似乎一直没有改变,依旧挺拔魁梧,不苟言笑,眉宇间不时透露出一种正义感。我知道我要向他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,他是我的标杆与方向。法医这个职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光鲜亮丽,其实它很平凡。但我的师傅却甘愿也乐于将自己奉献于此,并为之钻研、奋斗。